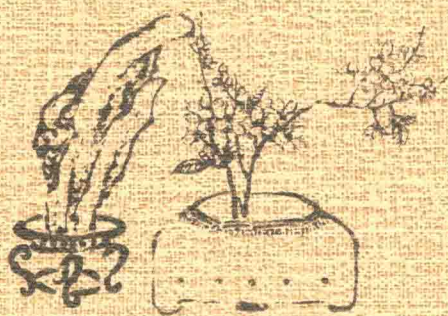


邓云乡集



红楼识小录

邓云乡 著

中华书局

邓云乡集

红楼识小录

邓云乡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识小录/邓云乡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5.4
(邓云乡集)

ISBN 978-7-101-10370-0

I.红… II.邓… III.《红楼梦》研究 IV.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89541号

书 名 红楼识小录

著 者 邓云乡

丛 书 名 邓云乡集

责任编辑 胡正娟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5年4月北京第1版

201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3 插页4 字数290千字

印 数 1-6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0370-0

定 价 40.00元

出版说明

邓云乡(一九二四—一九九九),学名邓云骧。山西灵丘人。教授。作家,民俗学家,红学家。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曾在清朝为官。幼时生活在山西灵丘东河南镇,一九三六年初随父母迁居北京,一九四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员、译电员。一九四九年后在燃料工业部工作,一九五六年调入上海动力学校(上海电力学院前身),直至退休。

邓云乡学识渊博,文史功底深厚。为文看似朴实,实则蕴藏着无穷的艺术魅力。其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不论叙述民风民俗,描摹旧时胜迹,抑或是钩沉文人旧事,探寻一段史实,均娓娓道来,语颇隽永,耐人寻味。

此次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邓云乡作品集,参考了二〇〇四年版《邓云乡集》,并参校既出的其他单行本。编辑整理的基本原则是慎改,改必有据。具体来说,就是:

- 一、凡工作底本与参校本文字有异者,辨证是非,校订讹误。
- 二、凡引文有疑问之处,若作者注明文献版本情况,则复核该版本;若作者未能注明的,或者版本不易得的,则复核通行本。
- 三、作者早年著述中个别用字与当代通行规范不合者,俱从今例。
- 四、作者著述中某些错讹之处,未经改者加注说明。
- 五、本次整理对某些书稿做了适当增补,尽量减少遗珠之恨;有的则重新编排,以更加方便阅读。

邓云乡与中华书局渊源颇深,生前即在中华书局出版《红楼风俗谭》、《文化古城旧事》、《增补燕京乡土记》、《水流云在丛稿》等多部著作。此次再续前缘,我们有幸得到其家属的大力支持,不仅提供了邓云乡既出的各种单行本作为编辑工作的参考,并以其私藏印章、照片、手稿见示,以成图文并茂之功,在此谨致谢忱。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目 录

银锭与夹剪	1
银块种种	5
制钱	9
黄金·金价	15
金饰·虾须镯	22
黄金器皿	30
当头·当铺	36
当票	41
死号	45
大廊	50
大庙	55
大庙风貌	59
凤姐放账	64
高利盘剥	68
抄家	71
抄家清单	81
清代各种查抄	87
黛玉进京	94
释轿之一	103
释轿之二	110
驮轿	117

骡车	123
车和骡	125
车围·车垫·挽具	128
演变和乘客	132
薛蟠旅行	138
大车·长行骡子	145
走骡	151
拜影	156
祭祖	162
搭棚	170
“纸札”	176
纸扎	182
“杠”与“请杠”	187
骑射	191
打围	195
兔鹁	200
射鸽子	205
大毛儿皮货	210
挂钟和打罗	220
帘子	229
扇子	234
“怡红夜宴图”辩	240
怡红院的炕	248
释炕	255
裱糊房屋	262
花儿匠	266

海棠	274
梅花	278
芍药 · 蔷薇	284
竹 · 笋 · 菱	291
吃螃蟹	299
螃蟹账	306
乌庄头账单	313
酒令	321
吃茶	326
高鹗的汤	335
腊八粥	341
风筝	348
鸟儿	356
游戏	363
烟火	369
天齐庙	375
薛蟠小像	381
宝琴诗谜	386

后记	391
----------	-----

附录

原版序一	端木蕻良 397
原版序二	周汝昌 401
原版序三	冯其庸 404

银锭与夹剪

偶然翻阅《红楼梦资料》，看到二十多年前何心先生写的《红楼梦抉误》，其中有一则说到第五十一回中，袭人不在家，晴雯生病，请了大夫来，看完病要付大夫马钱时，宝玉、麝月二人都不知银子的轻重。这样写似嫌过火，认为“麝月按月有月规钱可领，岂有不知银锭大小之理”等等，这种疑问似乎有道理，实际是没有道理的。这是因为时代隔阂，不了解当年用银子作为货币时的困难情况的缘故。这几句原文是这样写的：

二人来至袭人堆东西的屋内，开了螺甸柜子……下一桶却有几串钱。于是开了抽屉，才看见一个小筐箩内放着几块银子，倒也有戥子。麝月便拿了一块银子，提起戥子来问宝玉：“哪是一两的星儿？”宝玉笑道：“你问的我有趣儿，你倒成了是才来的了。”麝月也笑了，又要去问人。宝玉道：“拣那大的给他一块就是了。又不做买卖，算这些做什么？”麝月听了，便放下戥子，拣了一块，掂了一掂，笑道：“这一块只怕是一两了！宁可多些好，别少了，叫那穷小子笑话：不说咱们不认得戥子，倒说咱们有心小气似的。”那婆子站在门口笑道：“那是五两的锭子夹了半个，这一块至少还有二两呢！这会子又没夹剪，姑娘收了这块，拣一块小些的。”

这段文字全是对话白描，却把人物的神态写得非常生动，这

是曹公的传神之笔,当行之处,有目共睹,且不多谈。这里只把“几块银子”、“戥子”、“拣那大的”、“五两的锭子”、“夹了半个”、“夹剪”等大体说明一下,明白了这些,才能理解和回答前面那个疑问。

读仲芳氏《庚子记事》十月初七日记云:“香油每斤银一钱四分,猪肉每斤银一钱。”佚名《庸扰录》记云:“近日米价已涨至六两七钱一包。”可知一九〇〇年,即距今八十年前,北京还普遍用银子作为货币,而今天对如何使用白银已是很难想象的了。即在清代许多年间,虽然国家开支均以白银计算,但白银似乎一直未被明文规定为法币。钱,千百年来一直是国家设有专门机构铸造的。清代北京在东城石大人胡同有户部的宝源局、北新桥有工部的宝泉局,都是铸钱的,所以钱叫“制钱”。而各种银子,大的一百两、五十两一个大元宝,中的十两、五两一个的锭子,小的一两一个的裸子,则不一定是户部浇铸的,而大部分则是民间的炉房银楼开炉浇铸的。新浇铸好的元宝、银锭等,有固定形状,谓之“出炉银”,颜色很漂亮。清代晚年讲究一种很漂亮的银红色料子,就叫“出炉银”。新出炉的银子,上面都有浇铸的字号,如“隆盛”、“茂昌”之类。用银子很不方便,不但因为重量的关系,携带起来不便利,即使用起来用整的、找零的,也非常不便利。如前面所引《庸扰录》说的“米价已涨至六两七钱一包”,你拿十两银子的一个大锭子去买一包米,米店要找还你三两三钱银子,这“两”和“钱”都是重量,不像银元或钞票一样,是“币值”。既是重量,就都要用度量衡具量过,少数也有用天平的,但大多数都是用戥子。戥子的精确度到“分”为止,可以称得几两、几钱、几分的重量。你拿十两的银锭买米,米店先要用戥子称称你的锭子是否足十两,收你十两要找还你三两三钱,但店

里并不是正好有三个一两的小镲子，三块一钱的碎银子，不像用银元、用钞票那样找零方便。这时米店有两个办法找零：一是很相信你，便收进这十两银子，从银柜中找一小块小银子称好重量找给你，当然不可能正好三两三，可能三两一、三两二或不足三两等等。下余尾数，按当天白银与制钱的兑换率折钱找给你。这第一个办法已是十分麻烦的了，但还是比较方便的，而且是相信你的办法。

如果不大相信你，或店里没有零碎银子，便把你这个十两的大锭，拿到柜台里面，用一种特殊的工具，根据大小需要，一夹为二。先看看里面有没有“灌铅”（就是假银锭，外面包银，中心是铅），再把两块分别称过。当然不可能一块正好六两七，一块正好三两三，轻重必然有些出入，相差之数，再折钱补足。这个夹元宝、银锭的工具就叫“夹剪”。

婆子说：“那是五两的锭子夹了半个，这一块至少还有二两呢！这会子又没夹剪。”所指就是这个。自然怡红院中是不预备夹剪的，况且即使有夹剪，怡红院中也没有能够使用夹剪的人才。夹剪不是好用的工具，一般要在银楼、钱庄、炉房、金店、当铺等银钱业及大铺子里做过学徒、专门用惯夹剪的人才能使用。一般钱铺所用夹剪是一把剪口很短、剪柄很长很粗的大剪刀，一面的柄固定钉在一个大木案子上，另一长柄可张可合。夹剪银锭时，用左手拿银锭放在剪刀口上，右手扶剪柄，斜着欠身用屁股猛然向剪柄上一坐，便把银锭一剪为二了。白银虽然不是很硬的金属，但用夹剪切割，单用手劲，压力有时还不够，而且很费力气。所以要靠欠身一坐，用全身的重量猛地一压，才能解决问题。银块不大、而且往往又是不规则形的，剪时用力很猛容易打滑，弄不好银块未剪开，倒要把手剪伤，或者人从夹剪柄上滑下

来,摔一跤。因此使用夹剪是不容易的,全靠一股巧劲,平时未经训练,不掌握窍门,纵然有夹剪,也是不会使用的。所以说怡红院中不但没有夹剪,即使有,袭人等人也肯定是不不会使用的。这虽然像说笑话,却是实情。

那时各个公家的衙门,各大商店,总之凡是大宗银钱经常出入的单位,都要备有夹剪,掌银钱出入的司库人员,一定都会使用夹剪。《红楼梦》中荣、宁二府的账房中,银库上自然是有夹剪的,那些使用夹剪的人,则只能是吴新登、钱华等人手下的伙计们了。至于现在的人,如果对他当年使用银子时,银锭要用夹剪剪开等等,他可能以为好像剪布一样,那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具体而真实地理解前人的生活细节,的确是不容易的啊。

银块种种

前面先说清楚银锭和夹剪,下面再说银块。怡红院给大夫马钱,是五两的锭子剪了一半,一块至少还有二两,“这会子又没夹剪”,如果有夹剪,便还可以剪成一两左右的两块;一两一块的如果需要,还可以再剪成五钱左右的两块,这样剪下去,似乎真像“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道理了。实际当然不是这样,剪成二三钱大小的碎银子,也就不能再剪了。

实际当时人们日常使用的银子,大部分都是大大小小的剪碎的银块,所以怡红院袭人堆东西房中那个筐箩内放着的是“几块银子”,不是几锭银子。第二十四回中所写倪二借给贾芸的是“一包银子”,重十五两三钱。贾芸接了,走到一个钱铺中,“将那银子称了称,分两不错”,这肯定也是大小不等的几块银子,共重十五两三钱,只用眼睛是看不准分两的,还必须到钱铺里用戥子称过,才知“分两不错”。那时这些流通在市面上的大大小小分两不同的银块,收付之间,精确的重量要计算到“钱”和“分”,因而不但各种大小商号以及大小衙门中要有戥子或天平,即使一般人家,也要有个戥子,以备银钱出入,随时称称银块的分量。一块银子,拿在手中,掂掂分量,即使是银钱业的老伙友,也只能说个大概,很难一下说准“几两几钱几分”,何况怡红院中的人物如宝玉和麝月各位呢,自然更知道了。第三十七回写袭人派人给湘云送东西去,写道:“自己走到屋里,称了六钱银子,又拿了三百钱走来……”,不写“拿了六钱银子”,而写“称”,说明是

用戥子秤的,但是戥子精确度比称高,有两行细密的星儿,有两、钱、分之别。没有用过的,是不大会用的。因而宝玉、麝月既不知银块的重量,也不会用戥子去称。在那个时代里,这种人是很多的,作者写的一点也不过火,只不过现在读者因生活隔阂,难以想象罢了。

整个元宝,整锭银子,在流通中被剪得零零碎碎,最后如何处理,就是被大小钱铺收回去,再送到炉房或银楼去重新熔化浇铸成元宝或银锭。在那时市面上有大大小小的专门收碎银子的字号和个人。那时有一种专门沿街串巷收买碎银的小贩,叫作“杂银嵌换钱”,实际这像收破烂的一样,样样都买,但主要是收兑零零星星的碎银子,烂首饰。当然收铸银锭,主要是靠大小钱铺收兑,小商小贩,只不过是零星而已。

使用白银作货币,除去交易之间要反复称重量,要用夹剪夹开等手续麻烦之外,还有一个金属纯度问题也十分麻烦。客观上“银子”的概念,是百分之百的纯银,所有银器及银锭,元宝上都铸有“足纹”二字,同金器的“足赤”一样,表示百分之百的纹银和赤金。但实际上是没有百分之百的纯银的,因之要讲“成色”,这也是很复杂的。再有戥子、天平的标准程度也不完全一致,上下总有一些差别。当时以户部银库出纳的天平为标准衡,叫作“库平”,北京商业银钱界通行的天平标准叫“京平”,其他外地如四川叫“川平”,潮州叫“潮平”等等。当时“库平”是国定纳税的标准衡,银元通称“七钱二”,即每个银元含库平纯银七钱二分,实际库平比一般市平重,库平一两,要合到市平一点一九三六市两。由于白银在使用中还存在成色的标准和重量的标准等问题,所以换算起来是十分麻烦的。这里举一个八十年前的实例,来看看使用白银的复杂程度。庚子时京官四川泸州人高

枏在一九〇一年四月初一日的日记中记了一笔汇款的账：

九弟交廖述之川平足银五百七十七两九钱，

汇丰俱以九七六、九八三看色，

共合漕(平)五百五十六两七钱，

申水二十六两六钱，

合九八规元五百九十五两三钱，

合公砵(即法码二字)平足五百五十三两七钱。

述之信三笺，言二月二十二日同铁船父子抵泸州，以数托交渝天顺祥兑沪。在渝，闻以银兑规元则易，以足银兑足银甚难。

试看这笔汇兑账该多么复杂，四川的银子，汇到上海，汇丰是兑款字号，看色是看成色，以“九七六”看色，即一百两算九十七两六钱，去三两三钱杂色。共合“漕(平)”，即漕运的标准平，这是沿海各省公用的标准平。“申水”是汇上海的汇费，习惯叫“贴水”。“规元”和“公砵”是当时市场上公议的白银单位和计量单位。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当时用白银作为货币在使用和汇兑中是多么地不便了。

我国在历史上，宋代元代曾发行过纸币：“交子”、“会子”、“宝钞”。在清代咸丰时一度发行过，不久即停止。^①而各地的银钱业、钱铺票号炉房却都自己发行银票，这种银票是用皮纸、

^① 清代只在咸丰时，因军事关系，经费困难，国家发行过钞票。据福格所著《听雨丛谈》记载：“咸丰年军饷浩繁，言官请用钞票，部议允之，行未数年，停止弗用。其钞以高丽纸为之，宽四寸，长七寸，印造双龙边，极为精细。银钞至少者一两。钱钞至少者制钱五百文(即京钱一千文)。”

高丽纸蓝色水印空白票纸,无一定票面数字,顾客存五十两银子在店里,便给开一张五十两的银票,可在当地使用,也可到有联号的外地使用,凭这张银票还可到其本店或其他联号,以及来往的字号中兑现银。实际上这种银票性质并不同于钞票,却类似现在银行开出的本票。这种银票全靠商号的信用。如果今日开票,明日钱铺关张,那便是一张废纸了。所以先必须打听好钱铺的实际情况,才不会上当。《道光都门记略》中记道:

京师钱铺时常关闭,客商换银,无论钱铺在大街小巷,与门面大小、字号新旧,必须打听钱铺虚实,不然今晚换银,明日闭门逃走,所开钱帖,尽成废纸。

这就是说拿银子存到钱铺中去开银票,或银钱来往,接受他人的银票,都必须注意看看字号是否靠得住,不然是要上大当的。另外还有一种假银票,都是假造的著名大字号的银票,票额都不大,三两、五两之类,拿着去骗街头兑换银钱的小钱摊。《同治都门记略》所收竹枝词《换钱摊》中所谓“带收铺票充高眼,错买归家只叫天”,说的就是这个情况。假银子、假银票在当年的实际生活中是常遇到的。仲芳氏《庚子记事》九月二十日记云:

老三爷帮人设摆钱摊,因收假银两处,仅一月有余即被人辞回。

摆钱摊的人还收假银子呢,何况怡红院中人,虽然在金银堆中,却不认识银子,这是因为以银子作为货币,使用起来,实在太麻烦了。对于今天用惯钞票的人说来,是很难想象它的麻烦程度的。

制 钱

说到银子,必然连系到钱。在《红楼梦》时代的日常语言中,“银子钱”是在一起的。钱就是“制钱”,是国家按制度铸造的钱,在当时生活中,是比银子更为广泛流通使用的货币。《红楼梦》中写到钱的地方是很多的,这里先举几则简单的例子:

第二十四回写卜世仁的娘子对女儿银姐说:

往对门王奶奶家去问,有钱借几十个,明儿就送了来的。

第三十七回写袭人到屋里拿钱:

……称了六钱银子封好,又拿了三百钱走来,都递给那两个婆子道:“这银子赏那抬花儿的小子们,这钱你们打酒喝罢。”

第三十七回写湘云准备开诗社作菊花诗,宝钗对湘云道:

……一个月统共那几吊钱,你还不够使。

这三则例子中都说到钱。首先说明钱的计算方法,是个、十、百、吊(千),几个、几十个都带“个”字,几百、几吊则不带